



刻宋鄭一拂先生祠錄

南京吏部侍郎福清葉向高編正

翰林院修撰金陵焦竑彙輯

南京戶部郎中晉江鄧鏞校刻

鄭介夫傳

見宋景定建康志

鄭公介夫諱俠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倂唐末隨王氏入閩遂爲福清人甫冠遭妣黃氏憂念家貧親老弟妹衆多慨然自誓當苦學以成

名治平二年公隨父暈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小室閉戶讀書時王安石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公携所業往見蒙安石稱許治平四年擢進士甲科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安石服除起知江寧府相見愈厚及公赴浮光安石入叅大政興利除害言無不行公平日雅重安石以爲堯舜三代君臣相遇有爲於世太平可期月而望已而青苗免役方田保甲市易等事相次施行民間不以爲便會光有疑獄數事公以讞議傳奏爲安石言之報下皆如公請公感知已欲盡忠以告秩滿不復移令遂爲入都之行時熙寧五年春也公行所過田父野老必從訪問新法利害荅者無一人言其是至京齋戒具書見安石甚獎之再見乃及試法之事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者補京官公辭以未嘗習法三見而問近何所聞公略言青苗免役數

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安石不荅
左右遽請公退自是不復見但時於門下具實
封反復極言新法之爲民害皆不報一日鄉人
張勸來訪忽責介夫何好矯之過公問所以勸
曰丞相令介夫試法不就何也公曰朝廷新立
此科以待練習文法之士必使無絲髮濫得然
後可以勉飭後人俠素非習法但因浮光有四
五件疑獄所司議法殊不與人情相近職在法
官不得不詳審乃於本條中自令式格律散行
推考乃得其當故以傳奏輒蒙丞相是而行下
其餘條貫實未嘗見丞相以此見謂明習故使
試法是以不能爲能誤丞相之知以苟進取此
則欺天誣人俠雖餓乞所不敢爲也久之得監
在京安上門辭安石安石曰却受監門去意殊
不悅公在門局會丞相以春社還由本門法當
迎揖道左安石一見惻然面加慰勞明日王某

來以其父度支欲與諸公薦公試法切須願就
蓋丞相意也公對如荅張深道之言事遂寢未
久置脩經局安石使其姪壻黎東美訪公云丞
相欲令元澤辟公檢討公言檢討以備闕遺俠
讀書無幾將何以備檢討之責此與試法何異
因以書詩愧謝丞相已而黎生再來具言丞相
致意凡入仕且要改得一京官然後可別圖差
遣何得介僻如此公曰俠自浮光入京本求一
席地執經丞相門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惡高下
不意丞相一旦當路發言無非以官爵爲先所
以待士之來者如此而已果欲援俠而成就之
區區所獻有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俠進
而無愧不亦善乎黎生去後數日復來問何事
欲言時免行市利等稅錢京師細民及商旅尤
以爲苦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
不輸錢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商稅院並行倉

法專攔月賦食錢每正稅百文外收事例錢十文以給之謂之市利錢違法之行正稅不及十文者亦收市利十文其末反重於本百姓至與專攔死爭監官委曲諭以新法乃怫然投錢而去公覩其害言於丞相數矣至是又具書并陳青苗免役等弊事因黎生獻之未幾令下小夫裨販者免充行舊稅重者十減六七其大者將謂以次施行已而竟無所聞時安石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遇時高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孤負鹿鳴詩公聞而和之曰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疊焉得此言通亢旱日久自去年七月不雨至于三月民間焦熬殊無生意公度安石終不可諫乃以本門所見冬春以來三路流離之民每風砂霾曠大者車乘小者負

擔扶老携幼蔽塞道路羸瘠愁苦身無全衣城外饑民朝晚入城買麻粃麥麩之類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以活及其質妻鬻子狼狽困苦之狀至於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纍纍然於道公不忍坐視乃呼畫工列爲一圖裁書詣閤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爲密急事仍自劾擅發馬遞之罪其書曰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於未然而

轉禍爲福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誇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古之人在山林猷畝不忘其君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

以贊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
言至有規避百爲不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
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
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
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
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
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
足然君倡于上臣和于下主發于內臣應于外
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
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
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
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
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
於道傍則皇皇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
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者往往如此
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

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于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閤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念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皇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

况數千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如陛下觀圖行
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
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
之刑時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也疏入神宗皇帝
覽畢反覆觀圖長噓者數四卽袖以入是夕上
寢不寐翼早命翰林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
體量免行錢先放元不係行人投納到錢萬三
千餘貫又實計免行錢除每歲所頒外並放又
命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司農寺發常平倉放
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
文以下令殿前馬步軍司及熙河路開具未用
兵以前所管若干兵卽日所管若干兵令三司
具治平以前熙寧以後歲之出入各著于令河
東河北陝西諸路具民物所以流離之因又有
旨青苗免役竝權罷追索方田保甲竝罷如此
之類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四月一日下詔

責躬許內外臣僚實封言事越三日大雨遠近
霑足自公上疏至是纔及浹辰初七日早朝羣
臣旣賀雨神宗出公所進圖狀宣示宰執且責
之曰卿等每言法度修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
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來外事如此丞相以下
各謝罪上問丞相鄭俠何如人王安石對曰嘗
從臣學是日有旨放公擅發馬廄之罪安石卽
還府第不入中書遷定力寺求出于是中外方
知三月二十七日以後所行皆因公入文字一
時用事者莫不切齒爭言于上或以爲心狂或
以爲非毀良法或以爲擅發馬廄驚御乞追逮
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公付臺推勘遂有旨
下開封取勘是時臣庶欲應詔言事者甚衆聞
此皆沮縮唯司馬溫公輩一二文字得達上前
儉佞之黨日于劄函假名投書乞畱王丞相堅
守新法仍乞治公狂妄之罪已而熙河小捷羣

姦乘此力進其說呂惠卿鄧綰之徒言于上曰
陛下網羅英俊數年以來忘寢廢食僅成此數
事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
豈不輕信至相與環泣上前于是新法牢不可
攻矣安石既已懇辭去位遂出知金陵而薦呂
惠卿代已卽除叅知政事惠卿拜職之日京師
大風霾黃土翳席逾寸公又上疏言天寶之亂
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謂賊本尚在今安石雖
去而惠卿復用事雖不同勢豈少異蓋安石本
爲惠卿所誤以至于此既已覺知仍復遂非以
相拔援其實表裏自相膠固夫豈念宗廟社稷
之重且惠卿能終無背安石耶奏入不報又爲
市易事與呂嘉問力辨乞不用嘉問舉狀是時
西師屢動公上疏力言邊兵不已爲大不祥其
言反復累十餘紙皆細書密行且言大兵之入
諸部虜人相率捍禦謂之賊兵夫中國謂虜爲

賊者正謂其掠我赤子奪我畜產也今我師亦然彼何得不以爲賊乎且中國與四夷猶井上井底之異也井底之人欲出而已井上之人豈有欲入者哉知此則居井上者常當安井底之人然後井上可得而安也又從而苦之何哉夫中國者子女玉帛之所聚文章禮樂之所出食稻粱衣文錦決無入蠻夷之心也彼風沙晦冥齧草飲水寒則皴裂暑則暍死日夜思中國之樂而不可得彼驅而來者猶拔井底之人而出之平地此驅而去者猶擠井上之人而赴井底是以屢戰屢敗也上覽罷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諸姦患公入文字不已遂取開封所勘擅發馬遞事行下刑部定罪罰銅十斤取旨勒停本候郊霈調官出京日見羣臣誣罔天聽懷不能已復取唐書魏證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杞傳爲兩軸題其一曰正直君子

社稷之臣事業圖其一曰邪曲小人容悅之臣
事業圖迹在位臣僚欺君誤國之事暗合林甫
輩而反于姚宋者各以類標題復爲書上之事
皆畫一執政大怒言于上以爲謗訕朝政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尋追回推勘獄成
改送英州編管公雖譴逐言笑自若冒盛寒徒
步至貶所未嘗有悴容真陽俗鄙率未知向學
公至爲陳君臣父子大誼翕然化之畱英十年
學者日衆樞密直學士陳襄行經筵日論薦當
世之士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
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于忠義非陛下矜
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爲俠言者神宗未暇
收用會哲宗皇帝登極恩霈放還時內翰蘇軾
還朝與孫覺虞太寧等上疏薦公及王安國之
子旂曰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
卽朝廷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務求難合自

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編管鄭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言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逾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叅選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于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說若朝廷不少加優異則臣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一旦命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士之歎已而就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諸生願畱州奏得再任元祐八年丁通直憂服除授泉州錄事叅軍元符元年準敕再送英州編管徽宗皇帝卽位大赦東歸知廣州朱師復上表薦公有旨復官又除泉州教授未幾改差監潭州南嶽廟未被救復追毀前命勒停時崇寧元年也五年八月復將仕郎許敘用公不復出矣取所居山名自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唯一拂而已故自號一拂居士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或以爲言公

曰無功于國無德于民若華衣美食與盜無異
州倅許景衡過公廬見其飲具皆白蠟旣去遺
以銀器請易之辭曰不鬻則質之非貧家所常
蓄也然喜賓客誨誘學者孜孜不倦客至無貴
賤輒畱與飲率不過蔬果一肉適飽而已且爲
陳古今忠孝之道聖賢立身之本家雖不裕于
財嗇用而廣施未嘗有靳吝之色雖流落頓挫
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親政役繁興民
物嗷嗷但顰顙而已嘗作觀碁詩有傍觀饒好
着當局奈嗔言坐觀成敗者安得不驚魂之句
憂國之思深矣宣和改元八月二日考終享年
七十九邑中長老諸儒相與立鄭公坊以表其
閭圖其像祀于學建炎褒錄熙寧元祐忠讜之
世贈朝奉郎授其孫嘉正迪功郎越州山陰縣
尉不數年以朝散郎知建昌軍曾孫暮舉進士
嘉定六年賜謚曰介今清涼寺有祠卽公讀書

處也

鄭介公謚議

見西塘先生集

宣教郎太常博士劉靖之

議曰謚以官品得法之常也謚以節行得法之非常也國家以常者伸義則夫非常者固弗以輕予也三山鄭公死于宣和官正九品紹興追贈秩視七品肆我主上褒崇名節風厲來世于是特旨賜謚奉常其可以常書乎熙寧新法王安石伎忍專欲劫制于上呂惠卿之徒姦險小人締交于下蔽主誤國忽天誣民元老名儒疏擯殆盡鄭公昔師安石思報知己緘書屢進牢不可反憂憤忠悵圖所目覩述爲奏篇使斯民顛連流離憔悴艱阨之狀畢陳于前而當時椎膚剝髓斂掠不仁之政悉聞于上神考惕然動悟夜寢不寐且卽勅罷某事某事之不利于民者凡十有八責躬求言久旱以雨蓋公是時監

門一小吏耳越職冒言至於擅發馬遞甘蹈鼎
鑊而不之顧安石由是以去位要君而用事小
人環泣上前目公狂夫欲正其罪公復累上書
明斥惠卿指爲賊本與呂嘉問力辯市易且極
論邊兵不已爲大不祥羣黨攻之遂罷門局公
尋復取魏證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杞
等傳迹在位者所行之事其合於林甫輩而反
於姚宋者類而比之畫一以進感奮激切言無
用隱奏入執政大怒興獄文致公于是有真陽
之行逮元祐初命爲泉州教授元符元年再送
英州崇寧之初旣起復停竟不果叙用以沒公
自少刻勵于學書無所不讀而貫以一理其序
自以爲上不諛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
議論不可回以四方萬里之飽煖爲已之飽煖
四方萬里之欣戚爲已之欣戚其志何如哉不
幸逢新法鼎沸之時欲以杯水救輿薪之火精

誠貫徹能使九重之邃洞見幽僻披圖長嘘弊
法立變人情驩呼天意感回吁亦偉矣在英十
年陶冶風化俗以知學文忠蘇公論薦之詞有
曰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言又
曰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于君子殺身成仁
難進易退之誼元祐欲用而未達紹興追恤而
未盡歷七十有餘年乃克議易名之典豈非勸
獎忠直實我祖宗之家法而天則畱之以助今
日更化之善意乎然則謚孰爲稱曰謚之美者
多矣公居之何慊然與其得夫人之所同者孰
若得公所自許者之爲貴公名俠介夫其字則
介云者公生平之所自許者也冠字死謚其義
一也先儒有言古之爲謚者取于名取于號取
于字况在謚法知死必往曰介執一不遷亦曰
介方公書初上固曰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
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

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洎書再
上又曰臣言非耶乞斬臣于衆人之所以塞流
言洵洵之路此可謂不以利害禍福遷其所守
死而必往者矣後之人聞公介然獨立不懼之
風其忠氣義烈千載猶可興起也請謚曰介

鄭介公謚覆議

見西塘先生集

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

李傳道

議曰故贈朝奉郎鄭公旣沒九十有六年詔有
司特議其謚公名俠字介夫太常博士謂古者
有取謚于字之義又謂公平生行事合于知死
必往執一不遷之法請謚以介按公本從王丞
相安石學熙寧中王丞相以政事毒天下公規
之不受丞相誘公以利公不爲動顧方以區區
抱關小吏上疏極言丞相之失且圖所見小民
流離困苦之狀自城門附馬遞達銀臺通進司

爲密急事以奏忠誠懇惻上感天聽上爲行其所言十有八事中外竦動王丞相旣罷公連上書論呂惠卿姦狀尤切公雖坐此得罪竟坎坷終其身然百歲之後讀其書想其人凜然生氣如公之在目也嗚呼可謂介矣抑嘗考公平生所歷蓋自罷監安上門謫英州十有二年遇哲宗卽位赦得還元祐中兩蘇公先後言于朝始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再任以憂去免喪授泉州錄事叅軍元符初年再貶英州後雖復以赦還而終老不復用矣夫介然特立于衆小人之中其介猶可及也介然特立于衆君子之中其介不可及也元豐以前元符以後公之不合固宜當元祐時元臣秉鈞衆正滿朝起于謫籍起于州縣起于巖穴者蓋不可勝數公之犯顏忘身宜在諫官御史之選而再命分教復爲糾曹十數年間不出溫陵之境當時任引彙之責者

于此不爲無憾而公之不肯少屈以求合者至此益可見矣易曰介如石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公其有焉初臺獄旣就呂惠卿議當公大辟神宗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神宗聖明萬無殺直臣理公每上書輒曰臣言不當乞斬臣首則進言之時公固先以死自處矣非知死必往歟自熙豐至於元祐至於元符至於崇寧宣和時事屢變而公介然如一非執一不遷歟博士議是定謚曰介

一拂先生祠上梁文

見宋景定建康志

公未第時隨父之官江寧得清涼法堂西偏一室名瑞像閣閉戶讀書卽從學王金陵時也後人名其所爲介公讀書堂嘉定十四年總領商公碩肖公像建祠于此名一拂先生祠

伏以抗疏安上門天下共高于直節讀書清涼

寺主人首訪于遺蹤凜生氣之猶存慨故家之
無幾乃卽寒齋之舊聿嚴繪像之祠恭惟西塘
先生介公學道欲如孔顏事君必惟堯舜官爵
非所望豈法科書局之能招清儉終其身視美
食華衣而若浼幾歎旁觀之好着要因所見以
爲圖畱英十年在泉三仕雖困厄流離之相繼
獨剛方勁正之不回嘿予龍期曾止朱塘之水
寧憂蛇伏自安寶梵之居貫通神明始終真實
再貶于元符而復官于崇寧之後追贈于紹興
而賜謚于嘉定之初時自爲之屈伸我何有于
榮辱鄭公坊裡已表門閭瑞像閣前尚餘履齒
尋書卷酒瓶之地薦寒泉秋菊之盤堂上德容
聳萬竹清風之勁橐中奏藁奪列星秋夜之光
何妨半山老子之卜鄰更許鐵冠道人入夢
奉使總領郎中挺然風誼同此襟期當飛芻輓
粟之時豈專足食思立懦廉貪之士示不忘君

壯一拂之清高起百年之文獻不特發此邦之
秘亦可占斯道之興爰舉修梁載形善頌

拋梁東石頭城插翠微中先生萬卷高吟處尚
憶寒齋雪滾風

拋梁西書堂新傍五雲低想像當年忠義氣碧
霄秋日貫晴蜺

拋梁南天外三山翠入簷法眼禪師休說法漏
殘書卷酒微酣

拋梁北坐挹空江煙水綠高風千古照人寒清
涼何用蕭蕭竹

拋梁上舊閣無人思瑞像使星家近鄭公坊獨
立西風懷卓行

拋梁下日照朱欄凝碧瓦只將一拂振頽波定
有同心來賀厦

伏願上梁之後士知所學家有其書抱關勿卑
于小官考槃當明于大義秋風涼殿徒懷江山

草樹之悲晝日禪關共作亭檻松篁之想

按元金陵志鄭公隨父赴江寧得清涼寺小閣閉戶讀書惟冬至元日歸省時荆公持服寓江寧聲跡相聞公未嘗往見鄱陽人楊驥學於荆公公語曰鄭監稅一子在清涼讀書聞其人好學可與相就驥如其言歲正月一夕大雪寒甚通直以酒食餉公公讀書至夜艾呼驥共飲登寺瑞像閣賦詩曰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漏隨書卷盡春逐酒餅開一酌招孔孟再斟畱賜回醺酣入詩句同上玉樓臺後驥爲荆公誦之荆公喜甚摘其頸聯咨嗟吟諷因爲相知上梁文書卷酒餅云云本此

上元縣移縣縣丞關文

應天府上元縣爲乞修復賢祠以崇往哲以厲世風事抄蒙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饒 批據
本府儒學廩增附生員鄭宗化張文暉焦尊
生等連名呈稱照得本府清涼寺舊有一拂
先生祠宋先賢鄭介公讀書處也祠建于嘉
定十四年詳載金陵志今已久廢竊惟公大

節精忠照耀今古凡有知識孰不懷思獨念
荆國得君行志之時實公平生師友之素彼
既能虚心以相接引此不難麗之以成功名
公乃念民瘼不啻痍瘝視榮名有如敝屣遂
至觸忤權要斥逐遐方甘九死以如飴歷廿
年而無悔昔所言民饑民溺以爲予辜傳稱
其一話一言必在于君父蓋其性繇學遂義
以仁成固非皎皎務一時之名硜硜爲匹夫
之諒者所能及也頃年深而蹟已廢然事往
而風尚存非其廟貌之尊嚴曷稱人心之瞻
仰伏乞准於舊址鼎建一祠微獨令士流低
徊下馬之陵亦將使過客獲致隻雞之酌于
以作忠臣義士之氣予以興廉頑立懦之風
其于名教不無小補等情蒙批鄭公名蹟豈
宜湮廢仰上元縣動支本院贖銀六十兩卜
地建置務令爽塏堅固以副邦人崇仰之意

此繳爲此移關

貴職眼同清涼寺僧真慶將

學院發下前銀

巡江屯田

二院續發到銀四十兩置買磚瓦木料

于本縣看定地基擇日興建務令闕敞堅固
可垂永久其興作日期并用過銀兩造小冊
二本聽

學院委官不時稽查無致違誤原係遵奉憲
批事理煩爲查照施行須至關者

萬曆二十年六月

日

上元縣移應天府儒學手本

應天府上元縣爲請乞獎忠節崇祀典以勵
風化事抄蒙

本府批據府學廩增附學生員蔡元白等連
名呈稱竊惟張維飭紀必本于忠立懦廉頑
莫先于節儉樹風猷于前古宜榮俎豆于今

時伏見故宋鄭介夫先生清風表世正色立
朝獻圖淚灑千門解組囊餘一拂本朝禮部
侍郎黃公首登甲第力振綱常甘一死以沉
淵化闔門而抱石踔絕並高于兩代音徽稱
烈于千年凡有同心孰不企仰今清涼山東
于鄭公疇昔讀書處旣營舊址賽工橋畔于
黃公妻女埋玉處亦建新祠廟貌甫完雖稍
慰忠魂于未泯祀典尚缺何以綿永慕于方
來况景仰英賢在士民同有斗山之望而表
章忠節唯明臺獨操風化之權必蘋藻無缺
于春秋令榱桷爭光于日月庶世教于焉有
賴而士風自此一敦矣等情具呈到府蒙批
仰上元縣查議行繳蒙此隨該本縣知縣白
看得介夫鄭先生侍中黃公孤忠濟世勁
節凌霄雪涕皦圖精感八埏雨露捐軀報國
神開千里波濤英魂雖有專祠遺寢尚虛特

祭曠儀有待輿議堪從合無請乞創舉祭典
以萬曆三十二年爲始每遇春秋仲月備辦
牲醴帛果聽

本府親臨致祭庶廟貌益光而世風永賴矣
緣係崇祀忠節事理未敢擅便具由申詳

本府蒙批如議以三十二年爲始遇春秋仲
月舉行祭典繳蒙此擬合就行爲此合用手
本前去

本府儒學煩查來文備云批詳內事理以三
十二年爲始凡遇春秋仲月動支學租備辦
牲醴帛果祭文徑請

本府前詣二祠致祭施行幸勿失誤須至手
本者
兩呈皆漪園焦先生撰

萬曆三十一年十月 日

應天府祭文 漪園焦 竝撰

維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應天府尹某府丞

某敢昭告于

宋鄭介公一拂先生之靈曰新法之出不俛而隨一拂以歸違世所馳顛沛流離以蒼生故一話一言不忘君父老壯一節信于是邦况其有書流傳者長春日載陽秋露祁祁祇薦樽酒以慰邦人匪直愚守尚饗

八閩公祭文 臺山葉向高撰

維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同鄉後學某等謹致奠于

介公鄭先生之靈曰惟公高標絕世雅志匡時早年嗜學山寺下帷爰及筮仕故人爲政招之不來挫乃愈勁新法之行羣小煽殃流民圖上讒口高張一竄遐荒遂成淪落投老歸來衡門棲託囊餘一拂袖有清風廉頑立懦垂範無窮某等鄉里後生高山仰止祇謁芳祠聊薦明水尚饗

重修一拂鄭先生祠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只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後人卽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爲介今祠名仍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圯廢太史金陵焦公言於督學使者豫章饒公重新之僅五楹使僧典灑掃亾何僧私爲精

舍奉佛像其中不知有先生矣焦公偕中丞黃
安耿公相與感嘆以告余余與少宰晉江李公
逐其僧移像于他所稍稍飾其弊壞樹以棹楔
復以工部譚君所輸木石甃甃爲堂五楹護以
周垣雜種竹樹蒼翠交映使清涼寺僧仁濟守
焉焦公率諸生白其事于攝京兆宣城徐公京
兆姑蘇徐公以春秋致祭祠下脩舊典也吾友
計部鄧君暨水部陳君太學博士董君助教陳
君翰孔李君錦衣黃君倡吾鄉人之宦遊于留
京者歲時展謁春秋祀又相與捐貲買田若干
畝給祀費其附祠地若干畝以贍守僧于是留
京之薦紳大夫咸知有一拂先生祠時來肅拜
至于太學郡邑生徒以及齊民過祠下無不咨
嗟感嘆徘徊不忍去因而輸貲助經費者有之
天理民彝之在人心固如此本之則焦公力也
公又語余子之鄉幸而有先生先生之祠又幸

而及子之鄉人得無湮沒能無辭以詔來者余
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
俎豆在郡國千秋無斃烏用辭也徘徊者久之
已取先生傳及謚議讀之而嘆曰嗟夫世之淺
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
生力拒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
奸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爲萬姓
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慷慨敢言自表見者銀臺
之疏一上人主至感嘆咨嗟徬徨不寐舉其平
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爲振古之事業者一旦
而幾于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
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
力量爲何如乎先生一爭于安石而俛勝再爭
于惠卿輩而遂不勝人主一中于安石而俛悟
再中于惠卿輩而遂不悟新法之行而罷罷而
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

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爲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于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奸欺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酸鼻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于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于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謚者曰介然特立于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于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爲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是尤令人瞿然而興感者也先生大節具在宋史其詳在

宋景定建康志初建祠者爲總領商公碩以嘉定十四年有上梁文并謚議皆得自焦公家藏而計部爲梓行附以祭文題詠雜作而余爲書此以復焦公且使過祠下者有所考焉祠在清涼山之麓其右爲耿天臺先生講學處時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之冬月也

南京吏部右侍郎同邑後學葉向高撰

刻鄭一拂先生祠錄彙記

鄭介公祠錄少宰葉公記之爍然備矣第建牌坊置田園備祭器定祭品議祭禮與夫諸縉紳士子義助之數尤宜詳載之謹開列于左俾後人稽焉夫鄭介公祠之建造始於萬曆之二十年比二十九年間少宰李公暨葉公乃捐俸修飾之李公樹牌坊于南麓扁曰公名俠宋熙寧上流民圖嘗讀書于此及李公北轉葉公於三

十一年間復鳩造前堂環以竹木又置園一所
以爲蔬圃顏其堂曰忠清流韻又題其柱曰諫
草累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唯一拂可知
琴鶴亦妨人此堂一建而祀事者始有更衣道
古之所矣是時終始董役助木料而奏成功者
水部陳君瑛也鼓倡太學生徒羣然樂助者國
子博士董君應舉也其祠中祭器則大櫛一盃
箱一銅爵盃三白酒樽一銅小杓一大小鍋二
祝屏一供桌一金漆桌一金漆椅六鐵香爐花
瓶共三事大燭臺二鐵鎖三鐵雲板一其祭品
則剛鬣一果盤四飲饌八器帛一端香一束燭
二對大約費不得踰二金以先生清修不欲過
腆且爲可繼也祭用仲丁質明行事各吉服先
一月推司祀事者二人同鄉迭爲之尊者主祭
餘陪祭若應天府委官致祭則直祭者禮接焉
是祭也始於萬曆三十年二月仲丁小子鑣實

首舉之一遵前規第於祭畢備酒饌二三席并
犒從者蓋祭必有餽而旅衆相酬不惟可以餽
神惠而藉此登臨遊玩亦萃渙合情之一勝會
也其祭田則閩中諸縉紳及舉監樂助以及造
前堂之所餘者田若干畝以托孝廉許君天叙
孝廉故閩人其先世徙金陵田之所餘及後有
續助者皆存以益祀田及脩理諸費其縉紳義
助者則李公葉公大司空裴公納言徐公銓曹
則蔡君杲張君迎李君范廉計曹則蔣君光彥
林君光楊君百朋游君於廣前博士董君應舉
胡君明佐林君應翔戴君大槐儀曹則李君允
懋比曹則彭君憲范商君文昭秦君鍾震謝君
肇淞滕君萬里水曹則蔣君行義陳君瑛朱君
一鶚大理則曹君學佺陳君基虞太常則吳君
廷覲國子則陳君勳黃君烺莊君毓慶林君世
都昌君維基光祿則俞君維守鍾君元會鴻臚

則許君仲昇陳君應豸歐陽君桐應天府則蘇
君宇庶督府則裴君汝寧錦衣則黃君金璽常
州府則張君大光句容縣則縣丞林大東主簿
林繼遂其舉監義助者應天則許君天叙福州
則莊生若華薛生瑞清王生子美葉生敦彥陳
生學隅李生貞源興化則周生蓋卿黃生璽吳
生祖學蔣生其烈李生元相林生士輝方生洽
許生顯鼇何生士敏陳生欽歐陽生煦張生榜
林生日省陳生明謨林生登賓鄭生玄生陳生
貞元黃生公輔陳生貞臣鄭生胤鼎林生應鶴
許生忠黃生起棻林生日茂洪生衷貞泉州則
侯生世臣蔣生光清陳生龍圖顏生胤忱陳生
誠顏生廷栢田生喬垣楊生弼陳生士鼇楊生
一琦陳生炳奎汪生翼震陳生訒之漳州則翁
生文化陸生應京建寧則滕生上佐張生其恕
張生鵬騰邵武則熊生祺謝生汝聘丁生天祥

汀州則莫生應京陳生其恪張生我機然此特
一時經營創始之事耳若後之慕義者愈衆則
其所建立者愈廣又當續記于後以揚盛美當
事者幸留意焉雖然猶未也竊聞之先覺者必
藉後覺者爲之表章後覺者必資先覺者爲之
模範鄭介公其先覺者也熙寧之世君子滿朝
公獨抗節致忠危言危行其一念精誠足以動
神廟格皇天孟子輿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
充塞天地非斯人其誰耶噫吾鄉有評也試把
鄭介公與當時表表諸君子較品色而誇名行
其孰能儷之後覺者必効先覺之所爲正在于
此又小子鑣作彙記之本意

萬曆乙巳歲季冬南京戶部郎中溫陵後學鄧
鏞頓首識



圖書



